

思旋

經典歌曲 難忘今宵

香港回歸二十周年，全城掀起高潮至今仍未結束。雖然天氣不佳，但是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「遼寧艦」來港參加慶祝活動，再掀起港人高潮，就算下着傾盆大雨，市民也排隊索取入場券。

猶記得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期間言行親民，令市民喜出望外。據芬姐介紹，在六月三十日應邀赴會展中心觀賞文藝匯演節目，在步入會場過程中，從未有如此嚴格保安經歷。每位嘉賓進場時要經過安檢之外，她所乘坐的座駕也需經龍景街進行汽車和司機的安檢。觀乎當晚整個灣仔北區，都在交通管制中，市民雖感有不便之處，但為了國家主席的安全，為了慶祝活動順利進行，大家都非常配合。

文藝匯演節目相當精彩及應節。《回歸組曲》由林子祥、葉蒨文夫婦偕同香港兒童合唱團演出，包括《回歸頌》、《東方之珠》、《我的中國心》、《香港，我家》、《友愛長存》等歌曲，匯演中也有香港中樂團、香港管弦樂團、中華藝術總會演出。最令芬姐點讚的是兩首經典樂曲《黃河船夫曲》、《黃河鋼琴協奏曲》。

其實慶祝回歸文藝匯演，最熱門最受歡迎的歌曲是香港市民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。當中有著名歌星演唱、表演的節目《茉莉花》、《獅子山下》、《明星》、《今夜無眠》等，由李克勤、古巨基、莫文蔚、容祖兒、莫華倫和黎明演唱。芬姐是黎明歌迷，黎明與香港兒童合唱團合唱

《獅子山，吾家下》，令人聽後最窩心，對香港最牽掛。

上述是香港的經典歌曲，而文藝晚會當然少不了內地的歌曲《天耀中華》。料不到影壇名人甄子丹原來不但是武打明星，還是鋼琴高手。他與11歲小朋友合奏《黃河鋼琴協奏曲》，當場內觀眾鴉雀無聲，入神不已。當晚表演者肯定少不了內地的名歌星韓磊、星海音樂學院合唱團。香港明星、在內地走紅的王祖藍也在晚會亮相。

晚會的壓軸好戲《歌唱祖國》由全體演出人員大合唱，國家主席習近平、梁振英及林鄭月娥也登台齊高唱，齊聲合唱。芬姐又介紹當晚晚會散場時，場內所有人士離開會場也需再安檢，以策安全。芬姐在等待時耳邊響起了「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暫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」，邊哼着唱，令人今夜無眠，難忘今宵。



■國家主席習近平、梁振英及林鄭月娥在文藝晚會上與一眾演出嘉賓大合唱《歌唱祖國》。

翠袖 乾坤

什麼都大了許多倍

本來細小的瓜果蔬菜，近年好像進入了魔術世界，普遍都增大了。

蘆荳韭菜枸杞其明顯，大肉薑大到嬰兒手臂一樣；韭菜和蔥，過去長不過十吋八吋，如今一二呎；枸杞比神話中黑白無常手執的鞭子還要長，往日葉如五分硬幣，今日比五元還大；矮瓜之長之大如成人手肘；最近還看到十元一枚拳大的蒜頭；生果呢，提子像乒乓球，柚子也由足球變成籃球了……

植物生長得那麼畸形，畸形得又那麼壯觀，而且體積壯觀之外，還改變某些品種的「內部結構」，不少有核的果類變成無核，如葡萄/木瓜之類；又可令白肉變成紅肉，如火龍果……可以令動物加速發育：半年的水魚養到七年那麼大，傳聞以炸雞招徠的美式食肆，祖家原始店子有本領培植出六條腿的食用雞，疑似是腿吧了，是大腫瘤般的贅肉則不稀奇，只是這些奇大無比的動植物，有個相同特色，彷彿因為扯大了，味道也隨之沖淡，相對有欠濃郁。

從以上幾個例子，自然容易聯想到與激素有關，不然這幾年流行什麼有機食物，強調「吃菜要有菜味，吃雞

要有雞味」，過去幾曾聽過菜無菜味雞無雞味的怪調，還不是由激素搞亂生態而起。可是回頭看看沒有激素的有機植物，夭塌鬼命的生薑，大如尾指頭，賣到六十元一斤，就不如十二元手臂般粗壯的大肉薑更受主婦歡迎，過去有機的東西怎麼個長相，大家早已忘記了。

有個六十歲的祖父對比他身長15cm十六歲小孫子說：「爺爺是有機的一代呀！」據說90後比80後出生的平均長5cm，千禧後又比90後出生的長若干cm，代代都比父母高出生大半個頭，看着兒女快高長大，為人父母當然無不歡喜，可是如果說排山倒海而來的激素食物對新一代發育沒影響，你信不信？



■提子也變大了？ 網上圖片

獨家 風球

林鄭的粉紅寓意

記得女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接受now電視訪問時，主持問她落區感覺市民最關心她什麼，她有點不好意思又很誠實地補充一句：「我的衣着。」市民對特首的期望和評價當然不止是衣着，然而，這是女性從政難以避免的「代價」，以及難能可貴的「亮點」。

喜歡時裝的英國女首相文翠珊的衣着就常被點評，在前衛之都倫敦長大的文翠珊衣着風格大膽和變化多端，她鍾情明亮的色彩，尤其是豹紋。相對之下，我們東方的林鄭衣着色調較柔和。

在習主席訪港期間，林鄭無論作為候任特首或特首，其衣服配搭都恰到好處——一襲淡粉紅旗袍，原來是出自本地時裝名師鄭兆良（Barney Cheng）之手，別有寓意。

鄭兆良是本地時尚界大師級人物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已成名，一直是本地名媛明星喜愛的高級時裝大師。他在之後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，是他自動請纓向林太提供設計意念——除了柔和的旗袍外，還配有一襲綴有洋紫荊蕾絲圖案的外套，領子有淡水珍珠紐扣，象徵香港是一顆「東方之珠」。

林鄭也在其面書中解釋，這是她特別為就職禮而請本地名師設計的新裝，以示推動本地創意，可謂用心良苦。在西方大國，女政要或第一夫人出席重要場合，選穿本國/本地名師/品牌服裝已是「共識」，這不算新意。我倒希望，除了鍾情的旗袍外，

林鄭在日常工作中也需要穿西式套裝和休閒服，不妨多考慮其他本地設計師作品，帶頭推動時尚產業。

不過，作為特首，林鄭在選擇設計師時，最好多元化一些，否則會被人指偏心。像米歇爾奧巴馬雖然穿紅了指偏心。像米歇爾奧巴馬雖然穿紅了指偏心。像米歇爾奧巴馬雖然穿紅了指偏心。像米歇爾奧巴馬雖然穿紅了指偏心。

此外，特首或政壇領袖不同於第一夫人，後者只是一個「閒職」，旨在輔助，發揮軟實力作用。特首卻是一位掌握實權並可動用實權施政的領袖，衣着形象只是點綴。最重要的是，如何在政策上和跟內地合作上，實實在在地推動本地創意產業。因為香港創業界缺乏的不是人才和意念，而是生產基地和市場，尤其是尊重創意價值的社會氛圍。



■林鄭月娥就職禮當日身穿一襲淡粉紅旗袍，原來是出自本地時裝名師鄭兆良之手。

方寸 不亂

在家迎送航母

得家居地利之便，安坐家中露台迎送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，羨煞好友。遼寧艦訪港的路線和準確時間相當保密，之前一晚仍沒有透露，不過以我們常識估計，航母這樣的巨輪噸位，只能從香港西部水域進出，即是說在我們家附近距離經過，所以早有準備。當航母進入住宅群海域畫面那一刻，難免興奮激動。

朋友也是攝影發燒友，東撲西撲，最早摸票不果，後來帶備長短火，守候有利位置，非常艱辛。攝影的趣味就在於此，靠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所拍的照片，才是最美的。

中國第一艘航母抵達，香港市民的愛國熱情得以盡情抒發，航母的官兵在香港的親民表現，得到社會上的讚賞。

就是有些雞蛋裡挑骨頭的言論，什麼航母「黑煙污染空氣」、「船身有鏽跡」、「抄襲的廢鐵，如果跟美國的航母比拚，不堪一擊」，這些負面的言論，向自己國家的成就大潑冷水，本來就不值一哂。

中國第一艘航母，購自烏克蘭的二手舊航母，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艦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，中國當年購入這航母的圖紙，也付出了巨額資金。

模仿和改裝是創業的必經階段，我們期望將來能超越。日本的汽車工業，最初也是從模仿開始，追上先進技術水平，才能加以創新，雄霸世界。

批評言論的背後，其實是一種情感問題。你會將親人和優勝者比較嗎？你會埋怨自己的子女考不上名校，因為跟八優、九優狀元比較「不堪一擊」？你會埋怨父親和首富李嘉誠比較，為何身家差一大截？我們只會為家人的努力奮進而歡呼，期望將來更有出息。

有些人就是沒有經過戰火的磨難，扭曲了自己的身份，加上仇恨，向自己家圍酸刻薄，對外人示好又得不到擁抱，只能一輩子痛苦。

水過 留痕

繼續加油——鄭欣宜

記者朋友來消息，說在某電影公司的慶功宴上遇見鄭欣宜，託朋友向筆者和她叔叔阿姨們問好，朋友說：「欣宜真的令我們感到好窩心。」

筆者當時的心情是：「故人亡女，心中牽掛！」的確，自肥姐沈殿霞離世後，跟欣宜見面的機會也減少了，但我們這班叔叔阿姨心裡都好明白，欣宜早已長大成人，生活和工作都好獨立。如果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幫手的，欣宜自會找我們，筆者深信這一點。

鄭少秋（秋官）早前開演唱會，好多人關注與欣宜會否父女同台？筆者同樣深信欣宜無論工作有多忙，她一定會去撐秋官的。因為父親就是欣宜心中的永恒偶像，不論外界或親人對秋官的評價如何，欣宜都是堅定地說：「他是我爸爸，同兩位妹妹一樣，係我呢一世最親最親的親人，媽咪（肥姐）從來都明白我，好支持我！」

欣宜快三十歲了，肥姐的遺產有多少？欣宜好快可以承繼數千萬，以上種種消息，再次令欣宜成為被談論的焦點。肥姐有多少遺產由欣宜來承繼，從來沒有問過肥姐一句，叔叔阿姨們所看到的是欣宜努力在工作上、生活上，證明了給疼愛她的人知道：「我活得好好！」

無可否認欣宜肥胖身形引來不少議

論，一直以來欣宜都要自己頂着這些言論壓力，只能力求在唱歌、演戲的工作上做出成績。欣宜說：「媽咪以前經常同我講，任何人長得什麼樣貌都不用自卑，只有在生活上不努力不上進，成日顧影自憐的人才可悲！我的中文唔係咁好，只係一如半解，咁多年我歷練咗生活種種，我終於明白媽咪的說話含意和道理啦！所以我廠家返返自己，原來在成長過程中歷練自己係咁嘅意思。哈哈！」繼續加油呀！鄭欣宜！

有不少藝人說，香港的觀眾除了自己喜歡的偶像外，對其他藝人的演出也比較少掌聲鼓勵，這點筆者也認同，如果往後大家都多些以掌聲去鼓勵新一代的藝人（不論是歌手、演員也好），相信香港娛樂圈又會有新一頁。



■秋官早前開演唱會時與欣宜同台演唱。

生命的鏈條

百家 廊

李炳鋒

「哈欠，哈欠……」每當我噴嚏打響的時候，就彷彿聽到了父親的聲音——爺爺的聲音是完全一樣的。驀然回首，總感覺父親並沒走遠，他還活着，就活在我身上。積貧積弱的父親能活到八十四歲，是他生前沒有想到的事，所以到了暮年，當種種疾病纏身的時候，他就像一頭病入膏肓的雄獅勇敢地奔向了原野。

自從父親離我遠去，我時常想起一位文友的話：「你的成就和功德，不能歸於自己，是你祖上帶給你的。尤其你能說會道是隨你父親的。」我點頭默認。在我的記憶深處，不僅父親，爺爺也是村裡的秀才，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。爺爺還會用毛筆給人看病，先是在病者的患處用毛筆一遍遍地塗黑，然後從嘴裡哈出氣來吹到着墨處。

至於為什麼塗黑和這樣能治什麼病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在我那年少的心裡留下幾多神秘。所以日後我愛好書法，總感覺是祖上冥冥之中的安排。「人的前世今生，活的不是自己。」這是散步時，妻子吐出的一句話，也不知她是有感而發還是從別處聽來的，卻觸動了我思想的深處。

幾場細雨過後，寒風襲來，秋天開始揮手向我們作別。就在這容易產生悲涼的時節，一位朋友突然被查出肝癌，十五天後就溘然離去了。病逝後，大夥議論，每次查體他都不查肝功，僅測測血壓、做做胸透，看看內外科罷了。後來聽說，他父親就是死於肝病，也是中年走的。過去一同事，剛過四十，就選擇了病休。

說來也怪，他的兄弟姐妹，一到四十歲左右，身體就出現拐點，有着生命之源之稱的腎臟就發生故障，不得不靠透析來維持生理運轉。還有，原來單位上的那位保安，一米八五的大個，身材勻稱挺拔，晨跑晚練，生龍活虎，任誰看也不會與死亡聯繫在一起。可有一天他騎車外出時，突然就撲倒在路旁，120送到醫院急救，也沒能挽回。

一位朋友的內弟，做生意的外欠款幾十萬，逼債的天天上門，不得不四處向親朋好

友借款。朋友借給他十萬元後對太太說：「不讓他還了，他也不想這樣啊，這是你們上輩子欠下的一筆孽債讓他還呢。」

種種怪異，促我開始思考生與死的關係，開始思考生命鏈條上的軌跡。生命鏈條是一個家族的血脈之河，上面拴靠着每個人的幼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壯年、老年，更拴着每個人的命運，不論哪個環節出現不測，都會改變人生的航線，甚至使生命之舟早早地沉沒。在人類進化的漫漫長路上，祈求健康、渴望長壽，是一個永恒的主題。可想得到的不一定如願。

年過五十才明白，健康長壽不僅僅取決於後天的努力，更取決於先天的造化，那就是基因和遺傳。人就像一部車，天津大發永遠成不了奧迪A6。當你年過四十，依然充滿活力；五老六十，身體依然沒有大礙；七老八十，依然耳聰目明；八十九十依然健康地活着……你沒有任何理由不感謝你的父母、你的祖輩。不僅是感謝，更應是感恩戴德！所以說，孝敬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。是祖祖輩輩賜給了你好的基因，是他們從上帝那裡採擷到了許多的恩澤，打造了一條優良的生命鏈條，才保佑你躲過或大或小的疾患，才使家族的航船不斷抵達一個個幸福彼岸。

為了獲得健壯的生命鏈條，人們除拚命地鍛煉身體、細化飲食、加強保健外，還借助宗教和信仰，燒香拜佛、樂善好施。「積善人家必有余慶」、「惡有惡報，善有善報」、「人為善，福雖未至禍已遠離」、「為善必昌，為善不昌，是因你祖上有餘殃，殃後必昌」……看似虛無飄渺，卻已成為民族心靈上的千古定律。

是的，生命鏈條上的基因不僅决定着你的生老病死，還細細綁着相貌、體微，甚至習性。「爹姓姓一窩，娘姓姓一個」，「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來會打洞」，「治得了病，救不了命」，老百姓的俗話自有它的道理。肌膚毛髮乃父母所賜。父母高大你才高大，父母漂亮你才漂亮，父母聰明你才聰明。運動員誰不想成為姚明、劉翔，可天分

的差異，使人不得不選擇放棄。俄羅斯一位潛水員亦身能潛到130米的地方，簡直令人匪夷所思。用他的話說：自己也懷疑為什麼有這樣的特異功能？其實，這是其家族生命鏈條上特有的潛質。人物一理，楊柳的後代是楊柳，松柏的孩子是松柏。中央三台《越戰越勇》節目中，那個叫草根的狗狗能分辨出稀釋了兩萬倍DNA的血跡，相當於能在960萬平方公里國土上找到一個隨意放置的直徑7厘米的蘋果。這是其它動物無法比擬的嗅覺，這是狗類生命鏈條上的奇蹟。

基因與遺傳構成生命鏈條的兩個方面，基因是遺傳的根本，遺傳是基因的表現。還是就人類來說吧，其實父母在把身體遺傳給下一代的時候，也把智商、性格、品質、耐力，乃至奮爭精神傳承了下來。孩子是父母的影子。

自從女兒出生後，我就發現，她的點點滴滴都是隨我的，別人也說是一個再版的「我」。女兒上大學時，曾多次講起她生活的細節，靈機一動，我寫過一首小詩（《遺傳》）：「我眼小/女兒小眼/我有鼻炎/女兒也有鼻炎/我口重/女兒愛吃鹹……我給女兒講/早晨看到小區大堂裡的燈亮着就開掉/女兒對我說/她聽到廁所裡嘩嘩響着的水龍頭/即使是睡下也要起來擰死/然後是心疼半天。」

這或許是對生命鏈條的思考和探索吧！



■父母與孩子。 網上圖片

語言是精神的故鄉

琴合 琴瑟

我一向在深圳安靜地居於山間，但每隔一段會有意識地抽出時間到廣州和香港去轉一轉，舊時一般習慣把這兩個城市稱為「省港」，每次到這兩個城市並非都有一定的目的，除了逛逛書店參加書展看看書之外，更多都是大街小巷地閒逛，聽聽滿街的原住民口中的粵語。

深圳是個移民城市，能聽到說粵語的機會愈來愈少了。即便是在自己家裡，和孩子交流的語言也都是普通話，母語日漸遠去，有時不免有點莫名的失落。

從很早的時候開始，我家的語言結構就很複雜，父親在鐵路工作，全家便隨着他的工作崗位在全國各地很多地方來往穿梭，我和弟弟也因此學會了不少方言；父親的籍貫雖在廣東，但從小在四川長大，講得一口四川話。而我們姊弟幾人雖在不同的地方出生，但在廣東呆的時間最長，因此我們最習慣用粵語交流。有時候在父親的單位駐地呆久了，很快地學會了當地的方言，於是家裡經常是各地方言滿天飛，父親卻常常處於「失語」狀態：對我們迅速學會的新方言既聽不懂也不會說。

學會多方言的好處是我從小就知道的，我們若是有什麼事情需要講着父親，只管用他聽

不懂的方言便是。再後來所知道的好處，就是買東西講價可以砍出更低的價格，坐出租車不怕司機繞路……當然還有一些人用自己會講的外地方言與人攀親鄉，見誰都是老鄉，不過那大多數是出於功利的目的，屬於題外話了。

我年少時在湖南住了一段時間，學了一口流利的湖南話，經常被當作當地人。那時候全國各地都在流行粵語歌，和我玩得好的女孩們知道我不會唱歌，就要求我用粵語唸報紙、背詩詞給她們聽，聽完之後都喜歡上了粵語的韻律感。而我自己，在滿耳湖南話的包圍裡，很懷念說粵語的時光。那時候身邊有一台老舊的收音機，收音機的頻道除了中央台便是當地的節目，只有在每天凌晨五六點的時候，能夠在吱吱的電流聲中收到珠江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。那段時間，我總是在每天凌晨醒來，把收音機放在耳邊，恨不得把耳朵埋到裡面去，能夠更加清楚地聽到裡面主持人所說的純正的粵語。

後來離開湖南返回廣東。孤身一人坐在開往廣州的綠皮火車上，聽着一車廂的湖南口音嘆完氣之後，我驚喜地發現坐在我對面的鄰座阿姨竟然是個地地道道的香港人，鄰座阿姨得知我也是講粵語的之後也很開心，和我交談了一路，又把她的CD機借給我聽，CD裡全是四

大天王的歌，讓當時年紀還小的我聽得陶醉不已。本以為可以如此開心地一路直到廣州，結果半夜裡鄰座阿姨請已經熟睡的我和她一起把車窗關上，我迷迷糊糊地幫她關好窗，嘴裡下意識地冒出一句湖南話，把鄰座阿姨嚇了一大跳，看我的眼光馬上改變了：沉默片刻之後問我要回了借給我聽的CD機，直到到達廣州，再沒有和我說過一句話。很久以後回想起來，我無意中冒出的那句湖南話，大約讓鄰座阿姨懷疑我是會各種方言的騙子吧。看來會說的方言太多，有時候也會讓人誤會呢。

再後來長大成人，成了家，有了女兒，我先教會女兒說粵語，用粵語背唐詩宋詞，聽着她稚嫩的聲音帶出抑揚頓挫的韻味，覺得比任何音樂更加動聽。可惜女兒上了幼兒園之後，很快地就跟着老師學會了一口標準的普通話，回家來和爺爺奶奶、爸爸媽媽都用普通話交流，還說幼兒園的小朋友笑話她說粵語很「土」。所以明明會講粵語，卻還是以說普通話為榮。

我們生了一個傳統丟失的時代，多少好東西都丟了，包括我們的母語，我很擔心，哪一天我們連鄉愁都丟了，雖然物質的故鄉還在，但精神的故鄉卻沒有了。